

卷首语

我们正面临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遍及于时间、空间、社会、人文，展现于宏观宇宙及微观世界的历史转折。正如赵汀阳所说：“全球时代开创了新游戏，而新的规则和制度却尚未形成。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使用现代思维方式去对付新游戏和新问题往往失灵或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地区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等各种危机都使人一筹莫展。”赵汀阳在本刊首发的“新权力与新问题”高屋建瓴，总结出“现代性的终结和全球性的兴起”这一时代特征。他认为以竞争为本性的现代游戏所以能够在其兴起和盛世时充满活力，是因为少数人在知识和技术上拥有巨大的不对称优势；一旦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消失，竞争的暴利也随之逐步消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知识和市场霸权之类越来越失效，现代游戏也就越来越逼近博弈的僵局。其实，最早对现代性和全球化进行反思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他看到世界市场必定导致全球化，全球化必然颠覆少数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游戏，全球化必然寻找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事实上，普遍的现代化必定遇到资源极限的挑战及重新按正义分配资源的问题，而互联网正在成为最大的交流和交易场所，并正在重新定义民主和自由，同时突飞猛进的技术

革命又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精英统治之外，人们不得不服从来自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信息制度和话语制度等一切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赵汀阳深刻地指出系统化暴力是高水平的专制，它通过规定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们试图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了政治正确的思想。这是貌似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才是更深刻的暴力，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新媒体体系（internet、手机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媒体）。金融系统和新媒体系统的网状权力正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像蜘蛛一样在全世界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慢慢地控制所有人的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逐步绑架和操纵国家、政府（目前已经部分实现），最后把国家、政府变成这些系统的代理人。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这样的前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本期的其他一些文章也都是以空前的尖锐性提出了以上的种种问题，但人类仍然尚未找到解决这一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最复杂、最深刻的矛盾，甚至还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方向和途径。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力量也在迅速成长。本期介绍了美国唐纳德·F·拉赫等的3卷9册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这部巨著的重大价值在于它试图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在世界现代化历史早期，亚洲文明对欧洲的崛起曾做出过巨大贡献，不仅在物质与技术上，也在制度与观念上。观念史与文化史的发展证明了现代文明并非来自哪个地域，而是形成于跨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换言之，不仅欧洲文明塑造了亚洲的现代化运动，同时亚洲文明也启发和创造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全书因而得出了“现代性是一个文明复合的过程”这一非常重要的结论。主持全书翻译的周宁教授认为，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似乎具有某种“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他指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已然成为当代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学术实践，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重要学术思潮。“反写”“欧洲中心论”

将后现代的思想理论运用到批判欧洲在现代启蒙运动中确立的东方和西方的观念秩序，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学术视野，使 20 世纪后半叶直到今天的跨文化、跨学科多元阐发态势得到蓬勃发展。

面临如此巨大的转折，人类对于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不进行重新认真的思考，特别是人类多少年来为无止境的贪欲对大自然的戕害，对自我精神的虐杀；人们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具有悠久历史而又与西方思想全然不同的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就自然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新世纪以来，老庄哲学在西方的发展极为兴盛，正说明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探求的热情。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先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组织的 2007 年“法语庄子研究工作坊”，2009 年的“若庄子说法语”，2010 年的“庄子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工作坊”，2011 年的“跨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道家研究工作坊”，2012 年又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办了“庄子的当代诠释国际讨论会”等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内的庄子研究也有很大进展。本刊 30 辑发表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以《庄子》为核心”（陈鼓应）等都体现了庄子哲学独一无二的跨文化潜力。本辑发表的庄子与世界文化专栏中的数篇文章则一方面介绍了已有成就，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海峡两岸新起之秀的累累成果。

以上三点就是本辑的重点关注。在新的历史阶段，本刊将继续致力于讨论以上提出的种种复杂新问题，并将于 2014 年 4 月与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共同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行动与思想”。